



湖南大学出版社

解读女书

女书

骆晓戈 / 编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南省妇女研究会重点课题（19WTA01）成果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委托项目（15WTB25）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湘教通（2019）90号〕资助

解 读 女 书

骆晓戈 编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读女书/骆晓戈编著.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22. 8
ISBN 978-7-5667-2420-5

I. ①解… II. ①骆… III. ①女书—研究 IV. ①H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77187 号

解读女书

JIEDU NÜSHU

编 著: 骆晓戈

责任编辑: 刘湘琦

印 装: 长沙创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2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7-2420-5

定 价: 62.00 元

出 版 人: 李文邦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 (营销部), 88821594 (编辑室), 88821006 (出版部)

传 真: 0731-8882226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395405867@qq.com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营销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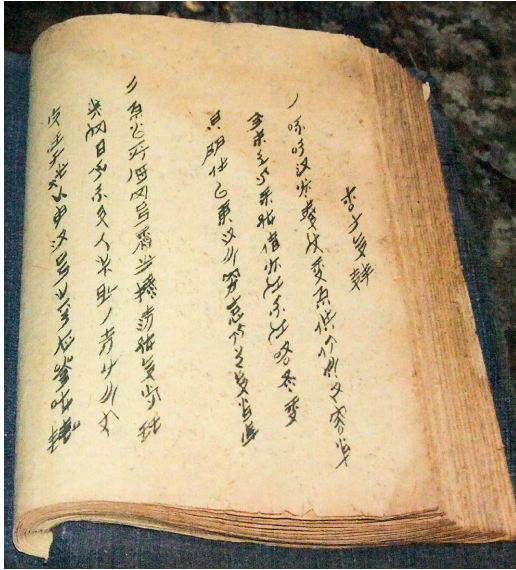
女书《贺三朝书》（胡美月提供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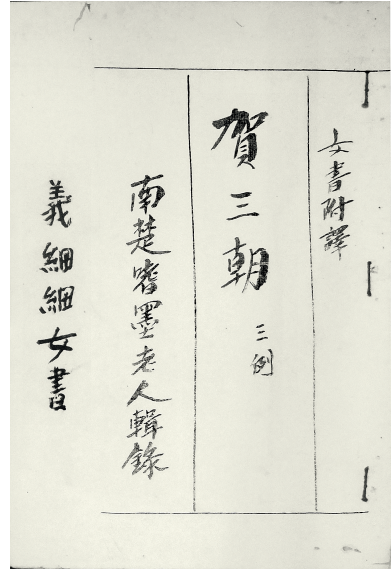
女书《贺三朝书》内页



女书《贺三朝书》内页



女书手抄本



义细细作品集



带有女书字符的织物



女书自然传人高银仙（2019年翻拍）



女书自然传人阳焕宜（摄于2004年）



左起唐宝珍、高银仙、义年华（摄于1988年8月11日，史凯珊提供）



女书传人何艳新（摄于 2019 年）



女书传人胡美月（摄于 2013 年）



女书传人何静华（摄于 2007 年）



前 言

江永女书是 20 世纪 80 年代被外界发现的世界唯一现存的女性文字，仅仅流传于中国湖南江永的潇水流域。江永女书诞生于湖湘大地，体现的是湖湘女性敢为人先、敢于创新、敢于反抗封建压迫的湖湘精神，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中横空出世的红色湘女群体在追求进步、追求民族独立、追求自身解放中展示出来的红色湘女精神一脉相承，她们都是湖湘文化这块特定的精神沃土培育出来的女性解放的先行者群体。

江永县位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性别制度统治薄弱的中国南部山区，由于地理自然条件特殊，尤其是水源丰富和土地缺少，导致“从夫居”的村落不可能成为妇女幽居空间，而成为兼有妇女交往的公私融合的场所。由于相对自给自足和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方式，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山高皇帝远”的礼俗教化弱化的管理模式，

区域乡土文化呈现妇女结拜姐妹、记录妇女心声、传承女性文字的特殊风俗，因此江永女书打破了男权封建传统社会下女性群体的沉默和失语，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妇女传承女性文字并写作的案例。

江永女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代表性传承人先后3次走进联合国展示女书习俗和女书作品，女书书法作品成为我国赠送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礼品，向世界展示了女书文化的深厚历史渊源和独特魅力。湖南女子学院女书文化研究所先后7次召开学术研讨会，相关单位专家参加研讨，为女书传承保护指明了方向。

正本清源，推陈出新，阐述原生态江永女书在中国妇女写作和民间文学中的价值，抢救保护濒临消失的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指导大众文化规范推广江永女书，江永女书传承中的规范管理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江永女书的源头

据史料记载，在清代已经有女书流传，目前能够查阅历史最为久远的女书作品有《永历皇帝过永明》^①，而永历是明昭宗皇帝朱由榔（1623—1662）的年号，其时清王朝已经建立。女书写作的主体是中国江永潇水流域的乡村妇女群体，她们用独特的性别

^① 杨仁里，陈其光，周硕沂. 永明女书 [M]. 长沙：岳麓书社，1995.

文字创作女书，写作妇女自传体文本，用当地方言吟诵。女书既是一种妇女写作，也是一种民间文学。女书是在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的妇女中传承的，以妇女所专用的一种记录当地方言的特殊表音文字体系为内核的社会文化现象。女字、女书、女歌、女红及其传承的民俗活动共同构成了女书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江永女书先后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湖南省十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吉尼斯世界纪录和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文学历来有民间采风的传统，作为文学经典的《诗经》就是采集传统中国周代的民间诗歌编辑而成。江永女书是一种中国湖南民间妇女的群体诗歌书写，而在女性学背景下对女书进行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海内外女书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在坚持。

二、江永女书的价值

（一）湖湘文化中先进性别观的瑰宝

从江永女书作品内容来看，江永女书的最宝贵之处是以女性群体为写作主体，传承女性经验，大大打破男权文化下女性的失语和沉默。而最能代表这种精神的江永女书作品是当地女书传人用女书文字写下的自传，以及请会女书的人代写的自传。这一类女书流传甚少，多数在“人死书焚”的当地女书习俗影响下失传。

目前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书集成》^①中收集的江永女书自传共有36篇。

正如当代美国华裔学者高彦颐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②一书中指出，明末清初社会性别体系的弹性，不是建立在压制女性的约束力上，而恰恰相反——它为表达的多样性留下了机会。但不管在事后认识中它们的约束怎样，受教育的女性都抓住了这些机会，以此作为个人满足和争取更大社会性别平等的手段。此研究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妇女压迫—反抗的二元对抗模式的概念化解读，这是被称为儒家父权制的基本悖论：它既比西方女权主义者和中国现代主义者话语所估计的力量要大，也比其估计的力量要小。

透过女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女书写作者及传承使用者是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儒家“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束缚，饱受包办婚姻的痛苦，可是她们又都是个性张扬的“君子女”，通过女书写作表达强烈的抨击封建礼教“只怨朝廷制错礼”的思想，表达男女平等的愿望，而且她们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对于表达自我和情感交流都有着强烈的要求和渴望。女书，这种极具勇气和突破性的书写颠覆了中国古代女性柔顺卑微的形象。

江永女书是出自中国妇女心中的歌，江永女书作为妇女创造

① 赵丽明. 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② 高彦颐.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M]. 李志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的文化活动，同时也是当地妇女“女织”的一种劳作、一种经济活动，女书不仅仅有纸质文本，也多见于妇女的服饰衣帽。女书作为妇女自传的书写，很多发自主妇对结拜姐妹的喜爱，这种社会网络支持着江永女书发展，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仰是江永女书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因此，江永女书的研究和保护能够很好地促进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同时也能为世界妇女运动与妇女写作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江永女书展现了江永女性如何在中国传统男耕女织文化中争取男女平等的独特文化。

研究江永女书的中国民间文学价值，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发掘中国文化中内含的妇女文化正能量，有利于今天男女平等的新型社会中妇女创造力的发挥和能力建设。

（二）独特的方言语言文字体系

在江永女书数字博物馆中，江永女书是这样被定义的：女书，最为直观的表现是女字，是世界上仅存的唯一的女性文字，因为仅在中国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的区域流传，因此，大家称之为“江永女书”。通俗地概括，江永女书是一种记录当地土话发音、仅在妇女中传承和使用的特殊文字，也被称为“妇女文字”“女字”“女书”。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女书是一种借源汉字，按照特殊的以江永方言为基础的构字方式形成的表音文字体系，有500~700个原创字符。

（三）独特的妇女传播群体

江永女书文本几乎都是可以吟诵和说唱的话本。从江永女书

作品的传承方式来看，日本学者刘颖^①根据女书口头传诵的属性，将女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集体性和公开性的女书歌，另一类是具有个体性和私密性的自创女书歌。将女书的传承方式以同心圆图示描述，可以分为三圈：圆心即内核是一圈，私密性强，在有着亲密交往的结拜姊妹或者母女间交流，这一类作品一般是吟诵而不是高声歌唱。台湾学者刘斐玟在她的研究文章中写道：“如果你问当地妇女，女书都写了什么？得到的答案千篇一律：‘诉可怜’。‘诉可怜’一语道出了女书在传统江永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宣泄与申诉。”人死书焚，主要指这一类。第二圈，半公开，例如姊妹结交书、贺三朝书等书信类，不完全在公共场合流传，但是在家族的女友间人情交往、红白喜事时使用。第三圈，即外圈，指的是用于公开场合的，例如女性出嫁坐歌堂、哭嫁歌、读扇，这一类的特点是适合高声歌唱，强调的是曲调，并且易学，通过集体创作口头传播，适合人群合唱。

我们不难看出，愈是代表女书精神的传播方式，愈是私密性强、自创性强的女书作品，这类作品不是高声歌唱的文本，而是私下交流的宣泄与申诉的文本。因此征集、整理与汇编江永女书传人生平资料，包括江永潇水流域女书世家的家谱史料，如自传、族谱家谱，以及县志等各类对江永女书传人的记录，了解江永女书传人的活动及其有关的经贸、宗教、文化交流等的具体情况与

^① 刘颖.“女书习俗”的内涵及其“口头性”考[J].日本常民文化纪要,平成二十九年三月,第三十二辑.

背景材料等，力争对历史上江永女书传人活动有更客观更全面的准确描述十分重要，同时，有助于修复江永女书原生态的本土记忆，了解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独特的女性写作及其传播的内容、形式和环境。

当下，江永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乡土教育的领域，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是一件好事。但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泥沙俱下的，精华与糟粕同在，如何在倡导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对江永女书进行甄别、挑选和鉴定，如何去伪存真、规范管理也就成为传承和保护江永女书的必修课程。

三、如何研究江永女书

江永女书研究不仅仅是文字学、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还应当援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女性/社会性别学等后现代学理与概念，这应当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在女性/社会性别学领域，20世纪上半叶，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女性主义经典《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写道，女性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要有独立的财产基础，这样她就可以摆脱男性的桎梏，享受独自思考与写作的自由。可见性别视角并非一个静态的简单化的概念。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的《性史》一书中指出，对于女性运用权力程度的分析，应基于其社会地位、地域和肩负的使命，亲属关系和家庭关系，个人修养、素质、技巧以及她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采取三重动态模式，而不是采取对妇女的

“压迫—反抗”静态二分模式，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需要掌握包括男性和女性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占优势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的等问题。而美国女权主义史学家琼·W. 斯科特指出，社会性别是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将妇女写入史册必然意味着重新定义和拓宽关于历史意义的传统观念，意味着在公众和政治活动之外还要包容个人的和主体的体验。^①

以江永女书为案例研究，梳理和研究的对象是与西方妇女文字学、语言学不同的中国传统学术影响下的女性写作。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下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走向，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指的是道德自我修养，包括审美情趣等；治平之学，指的是修身齐家治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和历史。^②我们在进行江永女书的梳理中发现，当地妇女在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中，通过咏叹、唱和抒发情感，通过“针线”交流绣品，追求真善美，企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人生境界，从而高扬姐妹情义，突破男权统治的樊篱。

“地方性知识”^③概念的引入，将提升女书的传承意识与研究能力。规范传承，也使江永女书真正为多学科多领域探究其思想内涵和实践特色提供了可能——它不仅可以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题，还能使以往的研究概念框架本身发生变化。

① 琼·W. 斯科特. 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 [M] //王政，张颖. 男性研究.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5.

② 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3.

③ 叶舒宪. 地方性知识 [J]. 读书，2001（5）：121-125.

本书在对江永女书十余年研究的基础上，对女书原生态作品进行归类解读，力争保存江永女书的整体风貌，传播与研究江永女书，并指导江永女书的课程教学。《解读女书》主要读者对象为江永本土人群、江永女书爱好者并适用于江永女书研学培训。

本书的第一部分为“江永女书·本土记忆”，包括田野笔记、访谈记录、女书民谣和女书作品；第二部分“江永女书·文本赏析”，由四篇独立成篇的论文组成。部分女书民谣和女书作品提供了当地方言的女书吟诵，扫描封面勒口的二维码，便可进入江永当地女书传人的语音吟诵链接。附录部分，由三个板块影印件组成，第一个板块为谜语：女书与汉语对照影印件，由湖南工商大学文新学院女书项目组的同学抄写；第二个板块节选自岳麓书社出版社的《永明女书》；第三个板块为胡美月抄写的三朝书选编影印件。在付梓之际，特向所有为解读女书、传承女书辛勤付出的师生表示感谢！

从2000年至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我们对女书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也为本书的编著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为适应现代新农村建设而进行的行政区域划分调整，与当年的田野调查笔记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由于实地调查走访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尊重团队劳动成果，因此本书将适度保留笔记内容不作修改。

自2000年实地走访女书研究者和女书传人以来，我们提出对

女书进行女性学背景下的历史的、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将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妇女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如何打破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性别结构，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掘宝贵的本土女性精神资源，为中国女性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打开思路，提供鲜活的中国本土女权经验。本书由骆晓戈负责全书编著，王风华负责统筹协调，周红金负责江永女书吟诵音频录制以及互联网平台发布，谭思霞、田曼、高慧子担任助理，周凤姣担任全书校对。除了湖南女子学院女性发展研究院和女书研究所的支持，我们江永女书研究团队还得到了湖南女子学院和湖南工商大学文新学院、湖南省麓山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江永县社工站、江永女书·意象艺术馆的大力支持，得到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政协、湖南省妇联的课题支持，以及湖南省博物馆、永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江永县委县政府、江永女书园以及江永女书传人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2020年6月11日